

#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## 作家最扯淡的一句话

池莉

作家最扯淡一句话，被我发现它扯淡，是今年年初。年初这一天，我从汉口火车站乘坐高铁去汨阳。我写长篇，涉及汨阳，特地前往汨阳城关踏访。汨阳人还说汨阳，官方则坚称仙桃。网上买票，脑子里出现汨阳城关，手指输入仙桃西站；现在太乱象了，一定要学会手脑分离口是心非。这是我首次乘坐该趟高铁，高铁通了想必是又快又安全的，以前长途汽公，司机揽客兜圈、严重超载、车匪路霸我都有遇到。高铁的确快，一个多小时，天门南站到了。天门与汨阳接壤相邻，一江之隔，素有“天河”之称。就在这时，诡异发生：分明是天门南站，汨阳人却纷纷准备下车。我独自出门，最怕误站，赶紧问汨阳人。汨阳人喜说俏皮话，这样回答：“哦你去仙桃市吗？请在天门站下车。哦你票是仙桃西站的吗？那你应该是去天门市。”啥意思？我还蒙着，车已停站，汨阳人一窝蜂自顾自下车了。所幸列车员比较好心，赶紧催我：“不管票了！你就这里下车！快下快下！只停两分！”刻不容缓不由分说，我急忙下车。下得车来，还在站台上东张西望，高铁已速奔仙桃西站去了。顿时傻眼，只好致电汨阳熟人。熟人惊愕：啊你作家连这都不晓得？中国最高搞笑高铁站名啊，网上到处传呀。天门南站，离仙桃市中心很近，离天门市中心反而很远。仙桃西站呢，倒是离天门市中心近。为什么？鬼晓得！现在的事么，不都是瞎搞。你们作家喜欢体验生活，今天你就当体验生活吧，不着急啊，天门你不熟，就等在那儿不动，我开车去接你，很快就到，才3公里，先委屈你体验哈子生活啊。

冷眼热心

委屈你体验一下生活？体验生活？有点意思。在我长年累月的写作生涯里，这是一句惯常用语。此前浑然不觉，此刻忽觉刺耳。不过，没完，两天后的返程还有奇遇，一并小结。

返程是临时决定的，我临时赶到火车站买票。天气寒冷又重度雾霾，下了出租车，我尽量想快，自然就选择了最短直线距离：穿过阔大恢弘的站前广场。即刻听见有人高喊：“喂喂！”一协警跑过来，要将我驱离广场：原来广场不让人走！为什么？协警的口气耀武扬威斩钉截铁：上面规定！我一听，不由火冒三丈。火车站站前广场，就是为旅客行走的，这是走遍天下的道理与常规。基于这一趟高铁往返的种种荒诞，我终于无法忍受了。我说：“上面怎么规定的？你说具体。不然今天我就站在这里，不走了。”咦——搞邪完了！协警恼火道：“好好好，我就让你死个明白！广场大理石很豪华很贵的，踩坏了你能赔？这个站前广场，是我们市与国际接轨展示和谐小康社会的窗口，给群众都走，一下就踩坏，不是破坏国家财产吗？听懂没？还不给我退！”协警把他的手，极具威慑地，搭在了警棍上。

我则摸到了手机。我得拍照发上网络，得打媒体热线，得请教一下天门市领导或更大领导。我想我一个电话打出去，事情或许会闹大。或许，今天我就应该为自己同时也是为所有旅客，索回行走站前广场的权利。对峙片刻，我放下了手机。算了。就当体验生活吧——我退出了广场。

随着我屈辱的脚步，我走进自己屈辱的内心，刹那间，“体验生活”这句话，被我发现是多么扯淡！看来我最大的专业本事，并非虚构他人主要是虚构自己。在现实生活的关键时刻，我把自己摘出去，搁在一个叫做“体验生活”的虚构位置，袖手旁观苟延残喘慢慢平息、平息，直至平庸与圆滑。其实世上根本不存在什么体验生活，只存在生活！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万千思绪。倍感羞耻。



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“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”从第一届开始到今年，我作为艺委会的一员，很高兴地看着一届一届的编导浮现出来，更看到了这个平台所产生的价值，即“人”的价值和“作品”的价值。

年轻的艺术家需要一个可以让他们走到观众视线中的机会，在年轻艺术家成长的过程中，每一次可以让他们绽放梦想的舞台都很重要，他们需要一个容许他们不成熟的、犯错误的、天马行空的展现创造力的机会，提供让年轻艺术家慢慢建立自己艺术空间的一份包容。

生活在艺术里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，需要放弃很多现实的诱惑。很多年轻的艺术家之所以还能坚持，是因为对自己所从事的艺术心存梦想，期盼一个实现自己艺术梦想的舞台。

席慕蓉曾经说过：“我喜欢回忆，是因为我不喜欢忘记。我总以为，在世间，有些人、有些事，有些时刻似乎都有一种特定的安排。在当时也许不觉得，但是在以后回想起来，却都有一种深意，我有许多美丽的时刻，实在舍不得将他们忘记。”

4月28日中午，在相隔十八年后，我又与江秀雅、郭惠卿、陈月娣、屠同春、汤文珍、朱萍珍、陈金秀和崔秉南、陈雅华这些昔日的“小巷总理”重逢，那张张熟悉的脸庞，那一声声呼唤宛如从前，都带着亲切的微笑。尽管岁月的风霜已经爬满她们的眼角，久别重逢的喜悦遍地都在盛开，举手投足都洋溢着开心的味道，每个人都在回忆，深情追忆着往日的岁月，相互倾诉着各有千秋的弄堂轶事。这真是浮云一别后，流水十八年，欢笑声如日，萧疏鬓已斑。让人伤心不已的是原长一里弄党支部书记98岁的蒋履卿就在聚会前几天刚去世。我很是后悔没有早些安排聚首。在与蒋伯伯相处的二

### 与“小巷总理”重逢

陈建兴

十多年间，他慈祥的脸庞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：1985年的夏天，我俩平生都第一次乘飞机，从宁波到上海，连续几天的暴雨，飞机不能起飞，我俩待在宾馆里三天无所事事，我便约他去吃宁波汤圆，想不到他也偏爱甜食。如今，汤阿姨已83岁，此次聚会，我拉着她的手，笑着对她说：“当时为了多借几本书，你叫我做‘小工’，整理书籍，贴标签……”汤阿姨连连点头，我还记得，有一天，汤阿姨叫我帮她在图书馆的墙上写一条读书的标语，我搜肠刮肚，想到了高尔基的一句名言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”，我用白红纸字写好后爬在竹梯上用浆糊贴在了墙上，汤阿姨很是满意。从此，她允许我每次借三本书且可以逾期归还。我星期天在她图书馆做“小工”，一千就是一年。1992年，汤阿姨调到秀水里弄担任党支部书记，这次见到她，我仍亲切地叫她汤阿姨，她身体很硬朗，喉咙照样“刮辣松脆”。

记忆无言，会收存着曾经走过的足迹，而每一段路程，都镌刻着他们过往的身影。此时此刻，我想到了曾经的邻居，万里弄党支部书记邵三宝。1998年2月，我离开华阳到区里工作，搬离了长宁支路133弄。过了几年，得知三宝卧病在床，我去她家看望她时，三宝成了一个痴呆老人，躺在床上连家人也不认识了，看到她蜷缩在床上，我很是悲伤。她见到我时，“啊、啊、啊”叫个不停，手下意识地想把屁股下的尿布扯掉，她丈夫说：“这是她从未有过的动作，她有点知道害羞，她认识你才会这样叫”。我把她床上的被子盖到了她身上，她的手不动了，两行眼泪从眼角滚落出来，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，她抓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。还是她丈夫掰开她的手才让我告别她家的，没过多久，我从崔秉南处得知，邵三宝去世了，我心里难过了好一阵子。

流年似水，岁月蹉跎，不知不觉便遗忘了许多，曾经这些熟悉的容颜，似乎也都在岁月的风声里越去越远了，只剩下一些记忆的痕迹，散落成一地的斑驳，再也找不回昨日的如歌岁月，却多了一纸愁情。

那天聚会，她走错了地方，又没手机。直到结束，还未见到她的身影。她就是四次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的原长一里弄

### 十日谈征文启事

二孩政策全面放开，很多家庭开始酝酿或已经有了“二宝”。家有二宝，有什么趣事、新鲜事、麻烦事、感人事吗？

欢迎分享您家中的“二宝故事”，篇幅请控制在1200字以内。来稿请寄 liaoliao@vip.163.com。



碗城春雪 (中国画) 李明

所谓梦想，就是能够在某处将精神释放，艺术家梦想就是将虚幻的精神世界呈现在现实当中。可往往从虚幻到现实需要的是很多人的帮助，这个过程是实现是残缺自己的精神，这种思考是留给自己，也是留给后人的，人的生命短长有日，艺术作品却可以影响众人。

尤其在现在这样世界环境下，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关注的中心，我们需要找到全人类的共同语言，讨论互相都关心的话题。舞蹈是与世界沟通的通道，同时，也会让世界认识到所在区域不同的独特的文化。艺术家有责任让世界认识中国。期待好作品出现在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扶青平台，并通过扶青的平台走向世界，也期待看到中国年轻的思想者可以以艺术引领世界。

### 价值的凸显

王媛媛

酷的艺术家的成长也是在一次一次的残酷过程中成长起来的。每一个在路上的艺术家都应该受到保护，保护那颗容易被现实摧毁的心。上海国际艺术节的“扶青计划”让很多年轻人受益，在这里他们找到一个让自己坚持下去的理由。

我期待艺术家应该用上苍给的艺术天分，在所生存的当下对社会进行思考，留

### 父亲的远洋船

陈丹燕

我记得，我知道不同的国家有自己的国旗，而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国家，这样的初级世界地理，就是那些在黄浦江上缓缓航行的大船带给我的，以及身旁散发着白树油醒脑气味父亲的指点。

在蒸汽轮的远洋船上，总能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奇怪文字。船长和他的同事们总穿着讲究的白色制服，制服上饰有金色的流苏，他们身上有种胡桃夹子般的隆重，遥远和神秘，好像从远方来的人能得到奖励。他们会说起大海上的风浪，澳洲海面上飞起的鱼和非洲海岸线上的海盗小船，都是神奇的事。所以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在那些风尘仆仆的大船上，找到了一个辽阔的世界。

我青少年时代身处中国近代最为封闭和严酷的时代，但这些大船，给予我对世界热烈的向往。因为那封闭日常生活的陪衬，世界成了一个神话般的地方，遥不可及，但向往终不能抹杀。

这是参加创立了新中国远洋公司的父亲给我的世界。

主任，82岁的杨金秀。5月7日，我骑车专程去居委会看望了她，得知她从里弄岗位上退下来的二十年来，依然每天坐公交车来里弄做志愿者。在过往的岁月里，我曾为她写过二十多篇的新闻报道。记得有一篇通讯叫“里弄主任的一天”，写的是她半夜被居民唤醒，弄堂里有对小夫妻争吵，女的喝了“敌敌畏”，金秀赶到了现场，借来“黄鱼车”将病人送到同仁医院抢救。早晨她刚走进弄堂，某号一妇女肠绞痛，在床上打滚，金秀三步并作两步“窜”到人家家里，借了辆自行车将女病人送至医院，直到下午二时回来。刚端上饭碗要吃，里弄一位孤老上吐下泻欲去医院，金秀顾不上吃饭，直奔孤老家。与其他里弄干部一起推着“劳动车”将孤老送进了医院，在医院金秀端茶倒尿，陪伴待到凌晨才回家。这一天，金秀没吃过一顿饭，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，天已放亮。

还有件有趣的事是1993年，我带着一批“小巷总理”去扬州休养，

长一里弄的调解主任尹阿姨不小心跌进了河里，金秀去拉，也被胖胖的尹阿姨拖进了河里。金秀大呼“救命”，正在附近的我闻声赶到河旁，已见金秀的背影浮在河面上，我抓住她的外衣欲拉上岸，却怎么也拖不动，还差点滑进河里。我只好借助河岸的树干，一手搭住，一手拼命将金秀拖上岸，当金秀右脚离开水面时，左脚却被尹阿姨死死抱住。这时，游人也前来相助，一起将尹阿姨也拖上岸来，她俩蹲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吐水，我见她俩被救上岸会放声大哭，谁知她俩吐完水竟抱头大笑，金秀捶打着尹阿姨：“差点被你拖下去做‘落水鬼’”。

世间有这么一种情感，虽然不能时时相拥，却能一见如故，这就是弄堂情谊。街道工作二十载，朝夕相处情最真。昨天，正是今天最深情的回忆；今天，又是昨天梦想的现实；明天，我将把今天这动人的一幕深深地印在记忆的宝库中。

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。



### 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我记得，我知道不同的国家有自己的国旗，而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国家，这样的初级世界地理，就是那些在黄浦江上缓缓航行的大船带给我的，以及身旁散发着白树油醒脑气味父亲的指点。

在蒸汽轮的远洋船上，总能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奇怪文字。船长和他的同事们总穿着讲究的白色制服，制服上饰有金色的流苏，他们身上有种胡桃夹子般的隆重，遥远和神秘，好像从远方来的人能得到奖励。他们会说起大海上的风浪，澳洲海面上飞起的鱼和非洲海岸线上的海盗小船，都是神奇的事。所以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在那些风尘仆仆的大船上，找到了一个辽阔的世界。

我青少年时代身处中国近代最为封闭和严酷的时代，但这些大船，给予我对世界热烈的向往。因为那封闭日常生活的陪衬，世界成了一个神话般的地方，遥不可及，但向往终不能抹杀。

这是参加创立了新中国远洋公司的父亲给我的世界。

主任，82岁的杨金秀。5月7日，我骑车专程去居委会看望了她，得知她从里弄岗位上退下来的二十年来，依然每天坐公交车来里弄做志愿者。在过往的岁月里，我曾为她写过二十多篇的新闻报道。记得有一篇通讯叫“里弄主任的一天”，写的是她半夜被居民唤醒，弄堂里有对小夫妻争吵，女的喝了“敌敌畏”，金秀赶到了现场，借来“黄鱼车”将病人送到同仁医院抢救。早晨她刚走进弄堂，某号一妇女肠绞痛，在床上打滚，金秀三步并作两步“窜”到人家家里，借了辆自行车将女病人送至医院，直到下午二时回来。刚端上饭碗要吃，里弄一位孤老上吐下泻欲去医院，金秀顾不上吃饭，直奔孤老家。与其他里弄干部一起推着“劳动车”将孤老送进了医院，在医院金秀端茶倒尿，陪伴待到凌晨才回家。这一天，金秀没吃过一顿饭，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，天已放亮。

还有件有趣的事是1993年，我带着一批“小巷总理”去扬州休养，

很多人都看过多依树梯田的艺术照片，却未必有印象。去云南省元阳县，实地观赏，印象就深刻了。元阳县在红河南岸，境内山高谷深，沟壑纵横，从老县城到多依树梯田景区，有几十里山路。

多依树是地名。那里的山寨上住着哈尼族人。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，开山造田，便造出天下最美的梯田来。

美是需要发现的。有人说，最初发现多依树梯田的是美国游客。也有人说，有位日本摄影师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，是他发现的。美一旦被发现，价值就得到了升华。多依树梯田被开辟成游览景点，游客趋之若鹜。

这里有种说法，看多依树日出，观老虎嘴日落。多依树日出更具代表性。所以一大早来多依树看日出的人特别多。他们带着完备的摄影器材，在天还没有亮之前，便在观景台上等待。太阳是从山后面出来的。头一次来这儿的人会产生错觉，以为太阳出来的那边是西。在无法辨明方向的时候，错乱和混淆给人的也是一种美。灌满水的梯田，反射着云层里的阳光。阳光变幻莫测，被镜子般的梯田反映出来，一会浅红，一会大红，一会又变成了紫色。观景台上的人们抓拍抢拍，照相机快门声咔嚓不断。

厚厚的云雾散去，太阳出来了，多依树梯田便失去了朦胧含蓄的美。观景台上的人们，在太阳朗照一览无余的时候，纷纷离去。

### 多依树梯田

陈迅